

春
泉
聞
見
錄

春泉舅丈在居渠陽久遊
澹泊喜寧靜好讀書不自

昂藏胸襟瀟灑其涯涘未易窺測庾
申仲春以所著聞見錄示閱乃述其
生平所歷之境與所聞之言既不同
乎于寶搜神又迥別於黃州談觀蓋

筆之以傳信也間有因事立論皆諷
在之言有益名教更有表揚節孝慶
惜性命之文讀之不厭三復其立品
守身高潔醇正亦可窺見一斑吳鼎
適奉使琉球瀕行時聯述梗概如此
墨莊甥李鼎元拜書

自序

余自六歲從 母讀四子書九歲隨 父任赴
吳十歲始就傅十五歲 父解組遂荒業十九
歲又隨任赴越卽經理家政自是無暇息肩而
前此所讀經書強半遺忘兼之素性魯鈍且多
疾苦又不好學以故更鮮知識今年逾杖家徒
慚老大閒居日久病漸散去偶憶生平聞見隨
筆錄出藉以消遣事取真切言戒妄誕其文之
疎陋字之魚魯皆不自知積久戒帙鄉劬姪春

關人都見而樂之閱年手鈔一冊欲質名賢余
曰吾幼既不學老甘廢棄於世爲贅人於家爲
冗丁豈復以無足重輕之言求文身之具乎姪
曰叔於聞見中寓警惕諷勸之旨若秘而不宣
是不屑與世證可否並使後之子孫昧吾叔不
學而能之美將謂有所蹈襲而啟其猜疑之心
不自勉力而阻其好學之志矣余聞之汗顏自
述數語以冠其首嘉慶庚申三月旣望渠陽劉
壽眉春泉氏識於京邸迎暉軒

春泉聞見錄卷一

渠陽劉壽眉春泉氏撰

一則

鍾稚時夏月向晚隨母納涼後院見黑影如人高約三尺自中堂冉冉而來至院之後門而沒隨告母母曰黑影人形門未啟而杳鬼也言未已隣有哭聲母曰噫汝從姊殆矣緣姊出痘甚危哭聲似嬌少頃從兄來假道由後門市祥方知所見魂魄也

二則

余幼同仲姊讀書嘉蔭軒與住屋隔一墻姊適歸余獨坐無聊忽見一高髻婦人自中堂出院下堦由前院角門而去雖未睹面背影若老人素衣整潔不知爲誰方疑慮間姊來告所見彼掩面急走余從後追問不答至母所始曰弟見鬼母叩知情狀曰汝祖母也緣是軒向停柩安葬未久耳

三則

先大人云一日歸晚由後院角門至臥室路經
廳廊月台台高數級是夜月明如晝見一人立
台上仰面望月問之不應近之亦不動覺冷氣
逼人細看衣土布道服面色灰白眉目低垂狀
似廟中裝塑小鬼駭極奔歸呼僕秉燭往視已
渺

四則

余家自高曾以來控制閩浙西蜀兼三撫楚北
相繼數十年宅第甲於一邑鄉人呼之曰劉府

一日炊烟不透中有梗塞王父令圻役陳名仲金者視之彼先以稱錘引繩探試內若積絮卽操具於塞處鑿入甫透一孔突有毛物衝出順手擊中其膀噉然一聲火光如猷石鼠竄而逸衆疑以猫王父曰狐也逾旬餘有鄉人策蹇踵門往來窺探闔人疑而問之曰延劉府陳仲金思無其人叱之使去鄉人愁容可掬曰如不延去吾媳無救闔人叩其故但云陳能醫媳病耳窮思良久遍問同人有曰陳三名仲金乃

巧役與百工居府後未聞能醫姑導與見鄉人
道故陳曰我能巧非巫得勿謬乎曰非也媳病
旬餘自言非君不可陳曰異哉汝媳何以知吾
名鄉人曰媳病類瘋狂或謂邪祟附體病發卽
自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劉府陳仲金以故誠
請幸勿他却陳曰果爾須降魔捉妖吾何能堅
辭不去鄉人哀之長跪泣求衆曰姑往之不效
無妨也陳不得已怵怯偕行抵村口鄉人請先
往婦適病作自語如前候醫者絡繹於途望見

鄉人迎問曰陳來乎曰來矣卽奔告曰陳仲金請至矣婦聞之默然少頃頓醒陳至請視疾家人曰客來病忽若失鄉人喜出望外具肴酒款留經宿厚酬而返同人訝其妄誕異日探之果安而終不解其故王父聞之曰得非前日所擊之狐乎陳遂悟自詡其功焉此余八歲聞老僕所言陳本無驅狐術而狐耳名驚避蓋奪魄在前狡獪斂跡也

老僕李進功性剛直善拳勇一夕值宿廳側三更後聞廊下水聲砰砰似有人移動水具突竄窺視一婦偃僂搖鐮因思內外嚴肅深夜絕無婦女出入心知非鬼卽狐恃胆啟扉意將捕捉而女已掩入隨閉戶屢固曰爾欲何爲獨不知老李乃鉄漢請嘗吾拳聞笑聲在室嗤嗤不休暗中摸索或左或右燃燈四照杳無影響坐待良久目稍合燈已滅急敲火覓燈已失故處欲喚同人恐驚內室因默坐以觀其變雞唱笑止

天明遍視無異告諸同事相約持械守夜伺之
數夕竟無形跡

六則

從兄雲從好勇胆壯聞奇異必探尋之一日同
人遊郊外天忽冥黑雷電大作同人奔歸各不
相顧兄落後雨暴風狂遂避古寺雨霽已暮隔
城不得歸寺僧托鉢遠出孤寂無聊夜靜月明
一人蹀躞聞樓上人語細聽似賭飲聲念必遊
人之先我而來者躡足登樓瞥見三人共酌居

中面南不辨惟頭大如斗頸細如爪帶面東者
頭長二尺許貌亦不辨面西者頭小而銳面廣
僅二寸直生一目炯炯有光飲方酣似不知有
覘之者兄悄至面南人後以指摘其頸曰若等
纖細何以承此大頭語未竟三人急起各吼一
聲闐然散去雖不畏懼亦覺心忙意亂不知從
何而出飲具並渺惴惴下樓急覓歸路抵城候
啟而入尋同人告其所見相與驚愕嘗曰彼時
如持又大頭已斷究不知爲何怪也

又吾家隣東城根院牆去城僅尋餘南北幾半
里名曰夾道路旣僻遠向暮絕少行人兄深夜
醉歸經其處面前黑氣障隔無路兄素負氣恃
胆直衝而前亦無他異回顧一人壁立頭過于
牆上下通白仰視其面不甚了惟帽高數尺心
知爲鬼俗云顯道無常必居其一遇之不利然
旣相值似不可失銳氣近執其裾鬼漸縮小如
常人叩之不應奮拳擊之如築虛壁相持良久
力覺不支鬼探懷出一物相授殊類白鋸隨受

而懷之陰念鬼有買路之說諒非惡意手前鬆已渺矣而懷物如故抵家取視石也因笑曰吾素不受人侮今爲鬼所揶揄矣

七則

余家自始祖四傳至高祖分旂漢兩籍塋墓在治東豐台鎮葬左者爲旂右爲漢昭穆井井高曾顯貴有年墓前碑記華表碣石翁仲分布排列老栢虬松森叢彌望置家奴朱姓世世守之一日高祖墓前有洞深邃朱見而詫異疑爲獾

窟狐穴遂畚土壅塞翌日往視洞開如故再填
再啟莫可如何早暮持械守伺了無所見值暑
雨初霽時方日晡復往巡緝見供几上盤旋巨
蛇身粗如斗昂頭西向背視莫辨惟見口張若
吞吐鱗甲映日點點光明閃爍奪目狀又同鱗
朱駭極趨告其子子素强悍糾約鄉人計將火
攻苦無其具隨各束柴爇火持向稍稍蠕動似
不甚畏懼者及火觸其尾方倏然飛下急若掣
雷竄入洞中追之不及次日復塞其穴自此無

異究不知爲蛇爲鱗或存或亡逾年忽有烏鴉
千百集樹兩日而去樹遂漸枯家亦漸替又左
右石碑高約兩尋廣逾五尺下承鼉趺插筭處
自能起落以左右高下驗旂漢子弟之科甲官
堦起則吉落必有故屢爲龜鑑質之術家皆不
可解乾隆甲戌 先大人選吳松余親見之

八則

余外家曹氏乃豐潤望族宅第宏濶名桃花嶺
如心亭者皆廳堂別號強半空閒有狐居焉一

日外王母偶至廳後飛瓦中額並無所傷受驚
退步遂致大病病初愈悶無可釋命瞽者說閒
書時值暑月當午引瞽憩於桃花嶺彼倚杖登
床坦腹揮扇意頗適忽有以麪果納其口者食
之甚甘甫下嚙又納一枚心爲主人之賜必小
兒女作劇故不置意食竟弗繼隨曰吾正饑爾
枚何儕又納如前再索再納則猫矢也因大怒
惡聲相加遂有人按其四體以鉄筯擊其額初
猶詬詈筋隨聲下痛極哀懇聲達內室僕人趨

視瞽者仰卧若縛頭面傷腫血淚交流急扶起叩之良久始言其故方知初爲狐戲後干狐怒耳

又舅氏名掣字志方好黃老術每日按時趺坐調息久覺功進廳固多狐舅恃道力嘗默坐其中初無所異遂謂邪自避正一夕坐久覺身下掀動始若居舟繼若乘雲冉冉而起瞑目不顧默念飛升者必同此情狀竊喜有得不覺頭觸仰塵轉念曰勢將衝屋而出得毋有傷頭額心

語未竟身已墜落幸未跌損急呼僕照視了無所異知爲狐弄雖坐功不輟移居他處矣

九則

先大人屢困場屋雍正十年壬子秋闈後卽旋里嗣同母歸寧蓋恐不售而先去也揭曉伊適益覺情緒徬徨屆期早酌同試姻好魯名克讓者在坐因日報捷約在今夕兄當高列魯曰學業久荒恐負雅望若足下敏而好學同人推重竊餘啞掇芹領薦者比比昨讀場藝非解卽

魁之作舅氏從旁哂曰二公學問文章皆可獲
高第以愚觀之先魯後劉亦無不可 先大人
聞之初不介意少頃捷報魯中副車同人蜂擁
而去 先大人獨坐無聊心殊鬱悶壁間粘有
陰騭文素所持誦因再讀之酒酣心醉枕易假
寐忽見皂衣人執心紅喜揭登門械相向大書
劉某中式第三十八名驚喜而寤方知爲夢益
覺悶悶會舅氏歸見此情狀誚曰欲博科第須
下苦功歲月方長功到何愁不得足下今後當

記吾言若魯者誠爲有志之士雖獲半榜較勝落第先大人聞之方悟前語譏刺胷臆焚烈忍不與較卽接浙命駕入辭之頃見吾母曰今科又落孫山無顏久處然適有夢兆異日必中三十八名遂書一紙授母母信手粘志門後次日薄暮抵郭徘徊不前恐遇親故赧於相對也天冥始入城望見門外粘喜報心謂此必仲叔山年太史遷觀察也及入門王父母皆就寢因曰汝何來遲闔邑官長親故相賀欸燕

兩日勞憊故早就榻憶汝將來已令人掃除矣
先大人未解所謂痴立凝思 王父曰汝與同
曾連芳副榜豈尚未知耶同曾者乃山年公之
長子也於是變疑爲喜辭歸已舍弟兄子姪咸
來稱賀遂連几歡飲漏四下始各就寢甫欲交
曉因思中何名次遂秉燭啟扉見報帖大書三
十八名一如夢境次早遣告吾 母曰欲知名
次臨行粘門後者卽是也又是科 先大人入
闈之日夜夢仰卧一榻頭向盆火爰威甚烈醒

後不可詳解及閱同門卷見房首趙名青藜字
燃乙始悟

十則

老奴李錦住本邑橋頭村村僅數家門間相望
一日下值歸家時方盛暑日當亭午忽見陰雲
四起頃刻天黑如墨雷聲礧礧電光上下大雨
將至正苦蓋間一垂髻女子奔至身披赭禪自
言隣女避雨殊不相識倉卒間無暇詰問惟覺
雷電在屋脊女驚懼依偎時時以禪蒙首少頃

兩丸飛入前緣後赤洞若火大似盃繞屋盤旋
女郎奔去兩丸隨之轉瞬間霹靂一聲心胆皆
碎雨大如注片時晴霽念必有異信步尋跡見
道旁枳棘中赭衣在焉又數武一壁虎革囊高
懸樹上長幾三尺鄉人咸集相與驚愕迨後一
人見赭禪曰此吾婦分魂所污者方悟妖藉穢
物避雷雷迫入棘中去其汚而擊之其兩丸繞
屋殆龍雷變化逐妖神之愛人明矣否則迅怒
一震玉石俱焚可不惕哉

十一

余家素善琴內外皆習之仲姑尤篤好歸寧時
值炎夏當門納涼踞竹榻置琴於膝而鼓之藉
以忘暑雷雨將作風來頗爽手揮目送情意暢
適少頃雨驟風狂雷電轟掣欸有一物飛至榻
下穿戶而出霹靂一聲榻卽翻覆覺體輕似葉
地軟如棉身旣無傷琴猶在抱驚定始覺因曰
迅雷風烈必變聖人且然戒懼稍踈幾遭不測

十二

吾鄉某庄忘其名夏月田間忽墜一雷神狀與
繪像無異初見者皆驚避三日不去遠近集觀
身多穢氣鄉人爲之張蓋設蘸掬水洗拭冀其
冲舉神曰吾染污致墜須隣村某秀才爲我一
拂藉其正氣始能升起爾輩無益也鄉人遵卽
延至畧爲澆洗神曰衆急遠避吾將去矣良久
聞雷霆一震趨視已渺所謂正人者平昔寡言
笑不苟且別無他長並忘其姓名

十三

先大人宰崑山公廨未閒暫僦民舍殊覺湫隘
後樓五楹上下扃鍵欲並假以俟居眷東人曰
樓有狐不可以處 先大人笑曰狐僑寓乎鳩
居乎吾暫假數夕諒當相讓遂令啟戶糞除眷
至而居之漏三下將息燭就寢聞有登樓者聲
似衣簑履屐初謂下人有所稟白轉念天未雨
門未啟必有異也姑靜俟以觀其變少頃聲在
樓中作漫步狀隨見簾幙一角牽起燈光透出
虛無形迹問之不應簾卽放下轉瞬又啟如是

者三 先大人曰吾宰土官賃居民舍爾輩何
得相擾况爾欲肖人是知人貴而欲爲之旣欲
爲人則不當擾人今據人之屋使人畏懼不敢
與爭情同于盜而甚于盜此真人面獸心爾如
有知速當悔過否則甘爲異類徒肖人形矣語
竟寂然 先大人嘗曰是狐可教勝于冥頑之
人

十四

先大人仕江蘇每奉差於江之南北一日肩輿

抵江岸乘便民船渡江將至瓜州口風起船側
橋前之短桿名八尺墜落江中跟役惶懼莫可
如何一役名吳興者自言善泅欲入水求之衆
曰大江滾滾一望靡涯何不惜命乃爾吳笑曰
入水可七晝夜諒此不過片時何不可之有衆
以爲妄吳不顧卸衣脫屨猛身躍入隨波而下
久之不起衆曰殆矣正疑慮間遙望江面一點
黑逆流而來移時漸近見三點黑一長兩圓初
不知何物少頃始見吳左手托桿右手持石水

及其胸如履平地抵舟棄石授棹而上衆皆驚
喜因問其來遲之故曰吾隨波至金山下已得
棹會大魚過水底通赤余急避山脚石縫處見
一魚鱗大如箕片片有光高約數尋長不可測
半炊時始見其尾畧一擺動洶濤擊石震碎心
膈待去久始出是以遲耳又問右手何故持石
曰左手旣重右手空則反側難行持平之意也
衆曰人識水性今始廣見魚大吞舟今始廣聞

十五

先大人在淮徐賑恤時見村落荒涼民舍空寂
投止處強半無主之屋多致忍饑而卧一夜甫
滅燭見青燐或聚或散相繼不絕計無可避亦
聽之忽見兩僕跪榻前云奉老主命遣回里水
旱迢遙求給引照問其故曰病有家書否曰無
默念公出旬餘日兩人素無病卽因他故遣歸
豈無關白事涉可疑姑應之曰夜深矣來早付
汝兩僕叩謝而出醒知爲夢細思情景反側不
寐天明就道半途得書內云兩僕同日病故適

遇便舟附櫬北上方知夢境界真遂書引照簽
印焚之並念青燐心殊惻惻因捐俸募瘞白骨

十六

先大人宦吳松時因公假寓張姓空宅跟役無
投止處遂宿於廳廳有木櫝甚巨中設四格四
役攀援上下分宿夜夢正酣初若有人排擠意
爲同伴相戲嗣聞最上格云此我所居爾輩何
得踞佔竊謂夢語未幾上格一役翻然傾跌二
格繼之旣覺有異且聽之甚悉隨起而出底格

僅聞之了了相與燭照二役頭破臂傷各言夢
中被人推落闔人聞鬧驚起親見情狀次早詢
之東人曰是橫向祀木主昨移他處想爲家堂
所嫉也南人多信鬼四役聞之口張目瞪廢寢
忘餐會一役有小過先大人曰今之爲官殃
民者較鬼尤甚爾何獨畏鬼不畏官吾將繫汝
楨中役崩角稽首面無人色令人絕倒

十七

又此廳五楹中三楹虛敞爲先大人理事之

所左一楹乃辦公處右一楹余所居也廳之後
門貼地磚一角未穩出入者踏之輒響聲似擊
缶一夕余甫出房門卽聞磚聲初不經意忽見
廳後一人倚門露半臂瑩白如玉竊疑後近內
室雖暑月絕無袒裼之人叩之不應趨視已渺
蓋宅第久空故多怪異也

十八

又幕友陸漣猗蘇郡人性豪邁目力最短相對
去三尺不辨眉目然耳力頗聰雖不若殷師聞

螳勤如牛鬪一矢外人語聽之了了素持無鬼
論聞前二事皆置不信一日薄暮獨步廳中見
東隅一人壁立不辨誰何久之弗去意爲已僕
隨令烹茗數呼不應近視之衣月白衫修髯朱
履旣知非僕心已抱歉默念似周同事隨俯身
揖之曰視短致誤開罪開罪及起對虛無人焉
初猶以爲人之戲已細思昧於目不昧於耳何
未聞履聲其人卽渺痴立良久愴惶返舍同人
見其色變叩之曰無他吾爲阮瞻所愚矣衆心

知遇鬼相對而哂異日酒後始述顛末

十九

乾隆己卯秋 先大人攝南匯篆督理海塘一
夕風雨暴作海潮陡漲塘身潰掇沟濤奔湧城
外民舍漂沒殆盡城內平地水深數尺次日水
退見海岸一龜大逾車輪數人舁入城識者曰
非龜乃鼃也足如蒲筴各具五爪着地似無力
目黑有光人以叉相向頭卽縮淫淫淚出有曰
不必殺則頭伸如審顧狀殊有知識因憐而縱

聞見錄

卷十

七

之會潮至鼓盪而去

二十

庚辰子月余隨先大人阻風京口有嵯商王
恪存者素昧生平倚樓獨望若有所伺向晚投
刺敦請相接恭謹歡如故交案頭一帋書先
大人名諱殊不可解叩之曰夜夢出彼火中遂
筆記之清晨臨眺適符夢境故相延一晤耳因
贈一律云新河閘下漫停舟京口連朝阻石尤
自分才慚公幹賦何來夢入仲宣樓品如孤鶴

盤雲路情似長江擁水流
醉酒不堪說離別幾時
重過得同遊蓋誌奇遇云耳

二十一

浙之台屬半皆環山帶海
先大人宰寧海因公赴郡
半途地名朱嶽山高十里
其顛平坦兩旁多旅店往
來者皆投宿焉余隨行落
後次夕抵此店樓五楹前
臨路後靠山時方暮春雨
細風輕余開窗獨坐對山
把酒意頗適半夜雨霽甫
欲就枕忽風來如吼少頃
聞樓後半山中聲

如擊柝巨而且長每一鳴窗皆震動凡三五鳴漸小漸遠以意度之物似巨喙長頸究不知爲何天明人人傳說相與驚異叩之本處老人皆以爲創聞

二十二

又一日行抵海口甫欲渡榜人曰姑少待大風卽至矣余不之信遙望遠山雲起如炊烟片時四合波濤隨風而來中有一物昂頭出海面水分成溝急同星隕身似巨蛇頭有冠如雞轉瞬

旁抵對山直飛而上水亦從之初如練掛漸高
漸廣雲雨之氣迷不可見少頃渡抵對岸山水
急注輿夫不能舉步俟之又久余始扶肩而上
欄路一物寸白寸黑若儀杖中之甘蔗棍粗與
長稍殺焉方欲拾取倏然竄去始知爲蛇從役
曰此名五段毒最大嚙人立斃余遂不敢步行
乘輿及半山天晴路燥又盤折數層始至嶺顛
行人皆憩足茶亭老僧見而問曰山下遇雨乎
余曰何以知之曰吾適俯視半山中雲氣重厚

來者皆白足是以知耳蓋山高雲雨從其下境
非親歷弗解也隨告以渡海所見曰非龍卽蛟
然頭上有冠似又可疑未敢臆斷姑俟識者

二十三

寧邑產鹽鉄私販者雖禁不革余初至時已深
秋每見遠山有光如電意謂南方節氣常煖十
月聞雷不足怪也迨至隆冬亦然並有如星者
點點連布又有如蛇者上下數條或續或斷忽
近忽遠天陰月晦更覺分明心疑世傳神燈佛

火諒卽此狀轉念如星如蛇者或然如電者未
必然也靜觀凝思果爲電則上下大小急漫無
定向無方體此則明于一處或二三處無上下
大小急漫之別非電明矣然究不知爲何其如
星如蛇者皆當闕疑會因事赴亭旁鎮路皆欽
崎幽僻大雪終朝迷途不識盤折向暮又登一
山下臨海險惡異常山名鬼叫坑海名健跳汎
路狹而陡又爲雪沒輿夫四五步卽滑跌汗喘
余遂扶掖以行約四五里天已冥黑猿啼虎嘯

草木皆兵徬徨四顧見遠山電光同前叩輿夫
曰此烹鉄者蓋爐火抽掣光有掩着又見星火
點點直布而下約有百計復問之曰此販鹽者
結夥夜行恐官捕耳其鹽盛兩竹羅取松脂貯
鉄盃中燃置鹽上肩挑登山焰不畏風用以照
路言未已遠有火如蛇數處俱起又詢之曰此
燒山者因草盛恐藏毒物每冬令草枯隨風縱
火吹引綿連隨山之高下低窪故遠望有斷續
長短耳問答間遂忘其苦亥刻抵鎮外之古寺

止焉汗透重裘饑渴殆不可言飯後就榻此身
幾非已有酣夢旣醒追思聞見始破前疑次早
同老僧閒步殿閣樸素渾堅閒空之所皆蓋藏
並農具廿餘僧衆僅一二能誦經咒者餘俱採
樵操作勤儉過於田家最後依山長房數楹厨
亦在焉光潔可鑒竈近窗啟窗對山上泉下澗
水聲潺潺以半竹接泉水蜿蜒而來設石盆懸
隔窗外盆旁有孔洩污貯新凡洗滌皆在是卽
釜內需水亦以半竹引入無藉瓢杓蓄洩亦同

石盆不設貯水具取用不竭便而且潔莫過于此方悟唐荆川厨邊引澗寧須汲之句寺無隣里外有村落皆在山坳之間遙望如畫門前阡陌相連長溪一道溪水平淺清澈豎石如城雉以代橋其深濶處設獨木橋廣不盈尺曲折幾里許下承木架對面來者一足懸立架端側身相讓創見爲之胆寒有雁數百休止溪邊飲啄自如馴不畏人初以爲鵝迨飛去始知爲雁水中間有草亭內設磨碓皆藉水力發機自能轉

動寧邑多童山此則茂產松竹山禽野獸無所
不有獨少狼虎真仙境也歸來飯罷問老僧生
計曰寺田二百畝歲三獲食有所餘易錢市布
帛陶冶外此樵採耕種而來厯年積藏足備饑
荒然山田漑泉雖旱歲亦獲半若鹽鉄之利乃
窮民冒法而爲苟有恒產弗屑也余聞之如身
在桃源惜不能終老于斯耳

二十四

寧邑四面環山其至童至高名長洋嶺路砌頑

石陡而且滑時方溽暑余肩輿到此人夫喘汗如牛吼遂棄輿登蹊露頂暴赤日旣無障蓋並少庇蔭爰威焦渴幾不可耐仰望山路匪遙極力竭蹶及至盡處乃一折也前路懸掛如疋練日映石光明灼奪目顧而畏之輿夫曰上有半山亭可以憩足無可如何勉力再登至則亭渺而路掛如前因讓之輿夫曰吾固言半山亭今半山之半也心知爲指梅之意一笑而罷不得已坐輿中少息片時且乘且步路旁澗聲活活

思飲以解煩然可望而不可及既及之苦無汲
具又不能採掬相對垂涎如逢麴蘖數假途人
竟皆烏有見水中浸破陶器可容一勺從役攝
衣求之以代瓢凡數十飲始覺心肺清涼從人
傳飲一遍美如甘露因思天下無棄物不用同
瓦礫用之如拱壁故仍置水中以待後之用者
隨步盡一折見遠山雲起少頃風來日掩爰氣
頓減凡四盤折甫抵半山亭停歇良久行過兩
折赤日斜映回首下顧雲氣濃厚茫茫如大海

波盪未幾雷聲礧礧電光隱隱不知如何滂沛也又登三折始至嶺顛計九折三十里矣飯後下山路同前而步步涼爽緣日西墜山障不見俯視山下厯厯分明迥非前狀晚宿山麓就枕卽寐閱日返途甫登兩折雲生足下始則或濃或淡旣則咫尺如墨陰氣着體衣履盡濕歛然風來雲立如壁對面平視不甚高厚雨從中落點點可看急登數十步則身在雲雨雷電之上是從上下左右視之究不知雷龍形狀未幾雨

霽忽見蛺蝶半灣環於山水之間粗可兩尋與夫不前蓋亦莫指之意余曰北人見此遠在天
上今幸對面何可錯過遂步入其中嗅有磺味
出而返顧仍如前焉凡人少見多怪余親歷故
並記之

二十五

又一山忘其名距城數里一日忽崩高廣僅數丈懸露半山遙望中有一亭設石几紹棟袁生
素好探竒攀援而上見亭几乃就山鑿成几上

列四盃一盃皆陶器光潔似常用者制不甚古
資色粗犇輕若昏胎遂懷而下半途跌墜身無
恙而器已碎僅存一盃寶同拱壁理殊難解其
書齋又置一木屏中立西洋人高尺餘余初以
爲繪細看鬚髮眉目事事生動形透木背袁生
云因解木爲盤偶得于棄版中滇南石多有山
川草木人物樓閣之狀感鍾靈秀氣而成今木
亦然實所罕見並前盃可稱雙寶

寧邑王生忘其名素不齒於鄉黨一日病故復
蘇自言兩皂勾至城隍廟同羈廊下者甚駭舊
識之儲生在焉相隔咫尺不許通語如縣官拘
犯候質者然良久聞升堂聲逐起傳進發落甚
捷少頃傳呼已名並儲某隨入見堂坐者不類
塑像執役森列屏息儀容嚴肅因與儲同跪墀
下神云儲某壽終應留王某惡跡雖多尚有壽
且釋之兩皂卽攜下行甚速甫至門外一推而
醒惜未與儲別耳家人疑其誑探之儲家果同

日而死矣王生從此改行爲善逢人縷述無隱
後領鄉薦不知其終

二十七

庚寅暮春余自浙回寧因候潮泊舟寧波城外
臨河有酒食店署曰望京樓時將雨殊覺枯寂
遂下舟登樓沽飲凭窗四眺陰雲冥黑少頃風
起波生電光與水相映意有巨雷語未竟轟然
一震盞盂翻擺雨傾如注片時晴霽潮至解舟
行又數里見岸上叢集多人傳言雷震一男子

余往觀之其人年可兩旬袒裼伏卧髮焦卷背
有紅暈如塗硃一老嫗坐守哭之甚哀據云止
此一子賴以耕作存活平昔極孝鄉人相與嘆
惜理所不解或謂雷擊前生何以勸今世抑或
有隱慝歟

二十八

宗叔進爵居松郡書齋小院有桂樹兩株白晝
晴朗枝葉忽濕潤少時重垂點點滴滴如雨墜
焉他木不然識者曰木泣非祥兆時余主其家

親見之後亦無異或云狐所爲也

二十九

梅道士蘇郡人居許墅關文昌閣雍正末年撫
軍某召問長生術因挾貴不答怒而幽之時方
盛暑道士露處七日不食飲近山劉中軍見而
異之緩頰得釋遂定爲生死交乾隆八年先
大人權是關耳名往晤一見卽歡洽道士囑與
近山聯譜爲昆仲十九年余親見之貌若老栢
蒼松雙眸炯炯有光室無神像經典架書充棟

工詩畫善風鑑決人禍福如見然不輕談自言
年七十有六廿九年隨先大人赴浙任便道
又見之貌如故叩其年仍以前對烹茗代酒煮
麪爲餌出落花詩十首先大人卽席和之臨
別依依問以未來事曰足下一生清有餘福不
足此去諸凡皆吉七年後當復相見吾老矣恐
不及待耳三十六年北歸訪之尸解已旬日矣
其言皆驗道士之年齒家世深自隱諱相傳爲
周順昌之子未知然否

三十

錢生照臨松郡人與長蘆鹺商司會計同鄉葉雅亭瞿浩若主其家葉乃余師故常往還一日清晨余三人同坐書齋錢持白鏹二事置几上將有所需適客至錢遂出欸片時錢來取白物僅存其一遍尋不得是時僮僕未至吾輩未離不知何以失去主人雖不疑客無以自明相與詫異而散閱數日共酌是齋見仰塵漸濕如錢初以爲鼠溺少頃濕暈大如盤若有物墜壓其

上者佇視間昏破物落蓋所失之白鏹也前疑雖解後疑繼之主人曰殆狐戲耳未幾商人緣事查產錢亦落業狐豈先知而揶揄之耶然對主反璧狐情可感

三十一

松郡唐生忘其名聰慧好學夏月居樓讀書一夕對月凝思忽一女子自空而降宮粧華麗光艷絕倫生驚疑以仙女日子勿恐因有夙緣故就而了之方欲致詰秋波一轉不禁魂銷遂同

燕好自此無夜不來枕席間詢其姓氏女曰實告子我狐也生貪美忘懼因曰卿既爲仙何以塵緣不了曰此夙債須酬弗由自主又曰卿能幻化古今之麗人甚多可一一肖之乎曰可由是日化一形各盡其態凡天下名山大川攝遊殆遍珍羞異味攜餌難名樓戶扃鍵禁與家人通聞問偶有私窺者瓦礫飛下如雨百計驅遣不效居年餘生雞骨支床僅存一息女至則精神頓作殊不自解一日女曰緣盡矣請從此別

遂飄然而去生僵卧兩日家人不聞聲息冒死登樓見其狀咸謂無救其兄固善醫投以丹砂補劑數月漸痊細叩之自言如左

三十二

浙有錢顧二生交若陳雷相距數百里彼此懸榻以待兩人牛馬走三年不面音問並梗互相懸想一日錢抵顧家相見雖歡其容有蹙先是顧有女美慧絕倫父母鍾愛備至苛於擇婿婚嫁遂遲女抑鬱病故不忍卽葬停柩于室夜出

爲厲親友勸令速瘞及瘞後作祟如故故女之所居無敢窺者遂扃之錢與顧乃通家內外無避忌錢至未見女詢問始悉錢曰吾自幼看其長成端重知禮何致死後爲厲果爾吾將以理責之今夕卽榻其室以覲其變顧阻之再四不聽相與啟關而入見床幃奩几事事皆備且整潔若有居之者顧相陪惴惴殊不自安錢辭令歸寢果有異當與聞也顧不得已而去錢閉戶秉燭以待之顧暗令家人傾伺三更向盡錢勞

頓登床倚枕甫欲交睫聞啟戶聲凝眸佇視一
女子冉冉而至去床咫尺貌雖婉好不類顧女
假寐以俟女停立良久燈炯炯欲滅陰氣豎人
毛髮錢不可耐因曰汝顧女乎吾與汝父交同
骨肉汝視余猶叔素知汝賢淑明閨訓旣不能
生博父母歡死復作祟以危父母不孝莫大於
是吾與汝義同叔姪嫌別男女瓜李之戒豈竟
昧昧可聽吾言速歸陰府毋混陽世以貽譏笑
女初聽身漸縮語竟身暴長細看非女獐獐可

畏錢掣劍起逐鬼卽却遁循門而出錢方猛步
急頭觸門楹負痛蹲地家人聞聲奔救門扃甚
固開間啟扉而出額上墳起如盃數年不輟鬼
從此絕